

美丽鲜花在开放

纪风 著

著名导演 **高希希** 继新《**三国**》后情感大剧



金城出版社
GOLD WALL PRESS

美丽
鲜花
在开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丽鲜花在开放 / 纪风著. -- 北京 : 金城出版社, 2011.1
ISBN 978-7-80251-800-1

I. ①美… II. ①纪… III. ①电视文学剧本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35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62865号

Copyright © 2010 GOLD WALL PRESS, CHINA

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**金城出版社** 所有, 未经合法许可, 严禁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美丽鲜花在开放

作 者 纪 风
责任编辑 方小丽
出版统筹 精典博维
特约策划 史 翔 萧 盈
开 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2
字 数 350千字
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
印 刷 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
书 号 ISBN 978-7-80251-800-1
定 价 29.80元

出版发行 **金城出版社**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100013
发 行 部 (010) 84254364
编 辑 部 (010) 84250838
总 编 室 (010) 64228516
网 址 <http://www.jccb.com.cn>
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@163.com
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(010) 64970501

目 录
CONTENTS

第一章 / 001

第二章 / 015

第三章 / 026

第四章 / 037

第五章 / 054

第六章 / 068

第七章 / 079

第八章 / 091

第九章 / 111

第十章 / 124

第十一章 / 134

第十二章 / 151

第十三章 / 161

第十四章 / 177

第十五章 / 193

第十六章 / 210

第十七章 / 224

第十八章 / 241

第十九章 / 252

第二十章 / 267

第二十一章 / 282

第二十二章 / 297

第二十三章 / 311

第二十四章 / 320

第二十五章 / 333



第一章

—

秋天维也纳的空气中，已开始浸润雪山融化所带来的丝丝清冷，海格纳公墓里的气氛益发显得肃杀与凝重。金黄的白果树叶铺满墓园的每一个角落，唯有东南角一座崭新的墓碑，仿佛不带一丝尘埃，锃亮地矗立在秋风中。

墓碑上是一个老妇人慈祥的照片。墓碑前聚集着前来悼念的人们，其中有亚洲人、欧洲人。他们一律黑衣黑裤，有些人还戴着墨镜，在墓碑前沉思。

哀乐声中，几人将棺椁慢慢地沉入地下，然后覆盖上泥土，人们静静凝视着，在这群人的最前方，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美丽女人，她戴着墨镜，神色哀伤。

神父手捧圣经，宣读着：……心中之语难以表达此时之思绪万千，吾等人为之所感，故此生有所改变，死亡缓启人之智慧，使吾等渐悟相逢之间问候是何等之必要，相逢自是注定，或是不日，或是一生，上帝不收容你，友谊仍长久，愿上帝之光照耀你，保佑你，上帝凌驾于你之上，展露微笑，赐你平和……

女人听着听着，眼泪就慢慢留下来，她干脆摘掉黑色墨镜。这是一张典型的东方女性面孔，虽然神色哀伤，眼圈发红，却依然阻挡不住她惊人的美丽。

神父诵读完毕，合上圣经，然后手拿十字架在胸前画着十字，念道：……热诚人类之理解构筑了我等将与来世之永久托付之所，以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义，阿门！

神父宣读完毕，悼念人群每人手里拿起一束白花，依序走上前来，静静地将白花放在了墓碑前，都面向墓碑手画了一个十字。

美丽女人对每一位经过的友人都深深地鞠躬言谢。

一个老者走上前来，献花完毕之后，向她走来：叶果女士，我代表社区对您姑妈的去世表示哀悼！

叶果：谢谢您，杰斯先生，您这么忙，还来参加。

杰斯：我从大学时代就开始吃您姑妈做的中国菜，现在一定要来送别一下，我想她一定会去天堂得到安息，我会为她多祷告的！

叶果：谢谢您的祷告！

二

维也纳街道两旁精致典雅的欧式建筑在秋日的暮色中显得很暗淡。天空中白鸽飞翔着，喧闹着，给显得孤寂的秋日带来了些许的热烈。

轿车里，叶果神情落寞地看着窗外。她轻轻叹息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说给正在开着车的王梯听的：十五年前姑妈带我来维也纳的那天情景，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……

王梯不愿接叶果的话题，他怕叶果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，越说越伤心，于是他把话岔开：搬家公司的人打来电话，问今天下午能不能过来？

叶果一愣，半天才反应过来：叫他们过来吧。

叶果站在房间的中央，看着几个搬运工在忙碌着。一个白人搬运工把一个手风琴从自己身边抬过去，那个搬运工一时拿的东西太多了，手风琴盒脱手而出，重重地摔落在地上。

叶果温和地责备：你怎么这么不小心？

白人搬运工耸耸肩，勉强说了声：对不起！

叶果将地上盒子里的手风琴轻轻地取出来，然后又轻轻地摆放在桌子上。琴盒被打开了，她认真检查手风琴被摔坏了没有。在琴盒里放琴谱的地方，微微鼓鼓的。叶果发现那不是琴谱，而是几封信。叶果看着那几封信，信封的收信人写的是“白良”的名字，她的神情突然异样起来。她翻动着那几封信，突然从里面滑落出一张黑白的照片。她捡起那张照片，那是一张在一棵大白果树下的合影，上面是几个少年，里面也有少年时期的叶果，大家神情各异。

叶果呼吸急促地看着这张照片，《美丽鲜花在开放》的音乐声仿佛隐约传来，十五年前那一幕幕情景活色生鲜地在眼前展现开来。

那是属于叶果她们花季。高中毕业典礼晚会一结束，担任舞蹈节目主演的叶果妆也没卸，径直找到正和黑皮牛建军、麻袋魏军、劳力、百鸡宴周向红等人在聊大天的白良面前，羞涩而坚定地对他说：白良，散场时等我一会儿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

黑皮当场愣了。劳力则起哄：叶果，啥事不能当面说呀？黑皮也想听呢。

黑皮扇了劳力一个巴掌，黑着脸离开。百鸡宴急忙追着黑皮去：黑皮，别发火呀。劳力捂着脸，冲叶果和白良挤眉弄眼：我这可是替你们挨的打呀！

叶果和白良顿时脸红了。

散场后，校园的大白果树下，叶果一见白良，单刀直入：高考我不参加了。

白良大惊：为什么？

叶果很伤感：我要跟姑妈到欧洲去了，以后就不回来了。

白良吃惊：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

叶果：姑妈一直在办手续，但我是下午刚刚才知道。

白良假装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：干吗哭啊，出国多好啊！国外上大学，连高考都免了。

两个人突然就无话了。许久，叶果叹了一口气：我会给你们写信的。

她很自然地伸出手，白良大脑一片空白，叶果红着脸，佯装洒脱地说：“握手都不敢啊！”

黑暗中，在操场的一个角落里，黑皮远远地看着叶果把白良的手牵了过来……

一辆豪华敞篷轿车从街角拐出，不快不慢地行驶在维也纳街道上。

车内，身穿西服的黑皮牛建军，经过精心的修饰更加显得潇洒，副驾驶座和后座上装满了玫瑰花。

黑皮拿出手机，拨通：“喂，白良！”

三

青江，一座现代化的发展中的新型城市，充斥着川流不息的汽车和高耸入云的脚步架，空气中翻腾着灰尘和各种噪声……到处显出俗不可耐但却生机勃勃的活力。

已是《青江都市报》记者的白良，睡眼惺忪地正蹬着一辆破自行车懒懒地行进在上班的路上。口袋里手机响了，他不想接，整夜的失眠，让他对任何事情都失去兴趣，但手机铃声一直执著地响着，他只好停下，两腿大叉着立在马路中央，有气无力地打开手机：喂，哪位？

手机的那头，大嗓门的黑皮：连我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

白良依然是懒懒的神情：什么事？有屁快放！

黑皮：我得先问你，我到欧洲找叶果多长时间啦？

白良：两个月零三天。

黑皮：记性真好！再问你，再过三小时，噢，我忘了，这儿有时差，我就问你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

白良：今天？是你的忌日呀！

黑皮：白良，你咒吧，你咒吧。我现在心情好着呢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是情人节！

白良：情人节？关我屁事！

黑皮：嘿。你小子急了！两个半月前，不是你的一句话提醒了我，要不，我还到不了欧洲呢！

白良：我提醒你？白良眨巴眼睛，想起来了。那是在百鸡宴周向红的养鸡场里，几个同学聚会时，大家在喝高的情况下，说起已十五年没音讯的叶果时，他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真心话。

黑皮喋喋不休：别装蒜！你不是说，你要有钱，就跑到欧洲来追叶果的吗？

白良当时说的就是这句话，没想到这话为黑皮做了嫁衣裳。白良懊恼不已，他冷冷地说：别废话了，老子要扔电话了啊！

黑皮哈哈大笑：别别，我还没说完呢！我，牛建军，郑重地向你宣布，再过三小时，情人节一到，我黑皮就要正式地向叶果女士求婚了。你瞧，我满车的玫瑰，今儿跑了一天，专门从阿姆斯特丹进的。一千朵，我黑皮自己吃了一朵，九百九十九朵，我要一朵一朵地献给我亲爱的叶果，献一朵跪一次，跪一次献一朵……

白良：妈的，你这黑鬼有完没完？

黑皮：你就羡慕吧，嫉妒吧。白良，你就在青江祝福我们吧！

黑皮不等白良说话，就挂断了电话。白良听着电话中的“嘟嘟”声发愣。

突然一个小青年飞快地跑过，险些撞到白良，后面追上来的一个人一个飞身把小青年扑倒在地。

只见那人飞快地掏出手铐，给地上小青年上了铐，然后站起来。白良半晌才愣过神来，他一看那人，惊叫：劳力！

劳力把那小青年拖起来：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
白良：我还想问你呢，不在省城好好待着？

劳力：就为了这个小子，执行任务。

这时候，开过来一辆警车。劳力把那小青年扔进车门，自己也钻了进去，摇下车窗：先把这小子押回去，回头找你聊。

白良：今天我可有重要事情，赶稿子。

四

青江都市报报社的编辑部设施陈旧简朴，看上去并不像什么大报社。编辑小

梅正在打扫卫生。她看着白良的办公桌上放着的几束鲜花,顺手拿起,看了花牌上送花人的名字,满怀醋意地摇了摇头,放回原处。

门推开,有人进来,朝着她一个立正,一个敬礼。小梅抬头,惊讶:石燕,天上掉下来的啊,几个月没见,怎么说来就来了,也没个招呼。

石燕:我呀,就要给你们一个惊喜!我师傅呢?

小梅:怎么,就只关心你师傅?

石燕:那是当然,一日为师,终身为父嘛,何况,他当了我半年的实习师傅!还是我的救命恩人。

小梅:白良出去采访了,你的工作落实了吧?省城哪家新闻单位?

石燕:我呀,从今往后要和你们在一条战壕里战斗了。

小梅听了一头雾水。石燕:我今天正式到青江都市报报到了!

小梅惊诧:你来这上班了,傻姑娘,一个省城的女孩子,又是名牌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,到我们这地方来上班,没搞错吧?

石燕:怎么?青江不好吗,这里可是著名的华侨之乡、石雕之乡,山美、水美、人更美,我石燕要把青春都贡献给这儿啦,怎么,不欢迎?

小梅:噢,我明白了,肯定是因为意中人才留在青江的吧,难怪,早不来,迟不来,选了个情人节来报到。

石燕有点儿不好意思:小梅姐,难怪全报社的人都说你是个人精。

石燕看到了白良办公桌上的玫瑰花,心情复杂地拿起翻看:小梅姐,这是谁送我师傅的花?

小梅:情人节送花嘛,你师傅还是很受女孩子欢迎的!年年这个时候都有人送。

石燕有些不快地放下那束花儿。这时,刚和黑皮电话较量败下阵来的白良灰头土脸地进了门。石燕一见白良,兴奋地说:师傅,石燕来向你报到!

白良颇感意外:这么快就来了!昨天我才听人事处说的,怎么今天就到了?

石燕:怎么,怕早点见我?

白良一笑,转了话题:到现在还没吃早饭呢,小梅,你那儿还有早点吗?

在这儿呢。小梅从自己柜子里拿出一个饭盒,里面有几个包子,老到我这儿蹭饭,什么时候你可得请我吃一顿海鲜大餐。

白良:没问题!

石燕:师傅,你也不能老吃这个,今天我第一天报到,请你吃大餐。

白良:吃一口得了,现在是上班时间,改天吧?

石燕:不行,不行,就今天。

小梅:哪有情人节请师傅赴宴的,不怕你那男朋友生气?

白良:啊,石燕有男朋友了?带来见见。

石燕恼火地拼命拧小梅:你这安的什么心哪你,太讨厌了!

小梅咯咯笑着招架。一直暗恋着小梅的编辑何水根进来劝:别闹了、别闹了。他看了看白良桌上的牛奶袋等,这可都是他省着给小梅买的。小梅解释:啊,我吃不了这么多,就给白良吃了。

何水根:没事、没事,给他好,给他好。

小梅:我说水根,你别天天送。啊,这别人看见多误会啊,好像我跟你好似的。

何水根心中有些不快,但嘴上依然说道:没事、没事,误会好,误会好。

小梅:啊?

何水根:不,不,不误会不误会。我先走了,我有一版面马上要交。说完他走了。

石燕:小梅姐,其实水根大哥人挺好的。

小梅双手一抱,叹了一口气。石燕推着白良就往外走:小梅姐,我们走了。

小梅酸酸地看着俩人远去的背影。

五

石燕刻意要选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来实施她的一个温柔的“阴谋”,她笑眯眯地翻看完菜单,然后交给服务员:就这样吧。

白良:今天你就先在办公室把一些照片修一下,明天我再给你安排个采访。

石燕:一切听师傅安排,不过,今天我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请师傅在情人节把这顿饭吃好。

白良:不用你请,你第一天正式上班,得我请。

石燕故意激他:好,你请就你请,我就不客气了。

白良其实这段时间囊中羞涩,他急忙转话题:噢,对了,小梅不是说你有男朋友了吗,叫过来呀,让师傅看看。

石燕:你真想看呀?

白良:真想看,我得看看,是谁有这么大的魅力,把我们石燕给勾到青江来?

石燕:那我现在就叫他来。他是远在天边……

石燕话未完,有人道:近在眼前!

白良一看,劳力突然出现。他一愣,继而哈哈大笑:劳力,是你呀!

劳力不客气地坐在白良身旁:情人节,请一漂亮姑娘吃饭,这就是你所说的重要事情?哥们,重色轻友呀!

石燕恼火地说:你谁呀你?

白良：你们不认识？我以为你说的男朋友是他呢。他呀，就以前我和你说过的，在省城里当警察的哥们，福利院里长大的苦孩子劳力。

劳力向石燕伸手。石燕看都不看他一眼：不认识！

劳力：嚯，好大的脾气！

白良：劳力，你听我解释。

劳力：别，别，什么都别解释，我要对你说的，就是永远都不要骗警察。喂，服务员，加一双碗筷！

石燕：我没请你呀。

劳力：我又没要你请。

石燕腾地起身就走：没你这样的！

白良起身阻拦：哎哎，石燕，别走呀。劳力一把拉住他：回去你再教训她，这么不懂事的女朋友，吹了她！

白良：什么乱七八糟的！我一徒弟。今天正式来上班，请我吃饭，让我看看她的男朋友。哎，我可没带饭钱，她走了这饭局得你负责了。这次来待几天啊？

劳力：任务一完成，明天晚上就回。

白良：今天情人节，你得今晚回去，要不，你老婆得跟别人开情人派对了。

劳力：嘿，你就咒我吧你。我和她，永远是一对牢不可破的同命鸟，海枯石烂心不变。

白良：说真的，我真羡慕你们。你该知足了。

劳力：嗨，那可不，我从小一福利院孩子，出身卑微。她一教授女儿，出身高贵。人家有气质，有教养，要情调有情调，要浪漫有浪漫；我一小警察，天天忙得着不了家，她也是一个彻底的理解，足了，我劳力这苦孩子，足了。

白良：过单身日子，也好。你看我，一个人，赤条条来去，多自在！

劳力：你是因为忘不了叶果！不过我可告诉你，叶果对你来说，是画中饼，水中月。你呀，趁早实际一些吧。找一个合适的，就结婚，就下崽，实实在在地过日子。

白良：单身挺自由的，就这么着吧！来，干一个！

编辑部里，石燕一把推门进来，一言不发，生气地整理了桌上的东西，装上袋子就走。小梅诧异地说：怎么这么大火呀！你师傅呢？和师傅吵架啦？我说过了，这情人节，摆什么谢师宴呢？

石燕白了她一眼：神经病！都是神经病！摔门而去。小梅噎住了：神经病，我神经病？莫名其妙！

隔壁桌有三位客人起身离开,留下一大盘没吃完的基围虾。白良不由自主望过去,喃喃道:可惜了,可惜了。

劳力说:想吃就吃呗。说完,他过去把那大盘虾端了过来。

小女服务员过来收拾旁边的桌子。她鄙夷地斜了一眼白良和劳力。白良有些不自在地扭过头。劳力故意冲她瞪眼。小女服务员继续鄙夷地望着劳力,把一盘没吃完的炸排骨端起来,问:还要吗?

劳力打一响指:端过来!

小女服务员把排骨倒进泔水桶里。劳力:你这样儿,没人娶你!

小女服务员一扭身:流氓!走了。

白良感慨地说:哎,等哪天有钱了,我一定要开一家大饭店,天天在那海吃海喝。

劳力:你就这志向啊!哎,我问你,上回你在电话里说快上部里副主任职务了,成了吧?

白良颓丧地说:别提了,我一不会送礼二不会请客,到手煮熟的鸭子,飞了。

劳力:那援越呢?

白良:孙援越呀,别提了,当了咱们集团的办公室副主任。那神气!劳力,我服了我。你说小时候,他那屌样,要人缘缘没我好,要学习学习没我好,要水平水平没我高,上的大学也没我好,可这回,当了集团办公室副主任,和我们副总编平级,成了我的领导了!这官场上的事!

孙援越这会儿正在办公室里接电话,电话那头是他在大学里的同学大国的妻子,和石燕母亲是一个办公室里的同事,她受石燕母亲之托给孙援越打电话,孙援越拍着胸脯向她保证:你就放心吧,你的事就是我的事……谁让我孙援越和大国是同学呢,你告诉石燕的妈妈,我是绝对会像亲哥哥一样的……对,她的感情生活也要关心,对,你放心……

孙援越放下电话,找来集团办公室的秘书说:你打电话问问报社那边,是不是分配来一个叫石燕的?分到哪个部门了,归谁管?

打完电话,孙援越想了一下,决定还是亲自到报社去一趟。

刚到报社门口,他看到白良正准备进报社。孙援越立即从车上下来叫住他。白良:援越,你今天怎么大驾光临?

孙援越:报社也是我们集团的二级单位,我堂堂一集团办公室副主任,就不能来视察视察?不过主要是找你,谁让我们是同学邻居加朋友,感情全在这了。

白良:你就别绕圈子了,快说吧,什么事儿?白良一直挺烦他的。

孙援越：是不是有个叫石燕的大学毕业生分到你们编辑部了？

白良：你这狗鼻子可真灵啊。

孙援越得意地说：实话告诉你，我省城有个朋友叫大国的，那人认识吧，他媳妇和石燕的妈妈是同一个办公室的，上午打电话跟我说了，要我多关心关心石燕，你知道吗，石燕的爸爸可是省城的领导。

白良：这个我没兴趣，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

孙援越：我知道石燕留在报社工作和你多少有点关系，你要多关心关心。她在报社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你就通知我。

白良：行了，我知道了。

孙援越：白良，我知道你们报社老宋就要退了，下一步的人事调整，有了石燕这层关系，你可要好好利用利用啊。

白良：我就是个小记者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，不像你那样，嗅觉那么灵敏。

孙援越：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，听不听由你，我走了！

白良进办公室，坐下来，发现办公桌上有一个厚厚的邮件信封。他知道里面是什么，果然是他那撰写了两年的成果——《城市博弈》。

小梅见了，关心地问道：又退回来了？

白良苦笑，沮丧地把书稿放进信封里，收起来。小梅劝白良：再找几家出版社，这种事情就得多投，总会遇到慧眼识珠的人的。

白良拍着厚厚的书稿：出版社那些人懂什么？不识货！

六

听白良说是给劳力接风，同学们就一致要求晚上齐聚百鸡宴山庄。百鸡宴山庄是一处农家乐样式的山庄，后面是养鸡场，前面是露天空地，挂着许多照明灯泡。

桌子上已摆放着各种农家乐的菜肴，百鸡宴周向红和老婆端着烧鸡，他老婆边走边用鼻子闻，还扯下一片肉，嚼了嚼，“呸”地吐掉。他们把菜肴端到先到的孙援越和麻袋魏军面前的桌上。

孙援越的饮食嗜好就是吃鸡，小时候绰号就叫黄鼠狼，长大后因为当了干部，他求大家给点面子，于是大家就不叫了。他一见鸡上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先掰下半只大啃了起来。百鸡宴笑道：再等等，大伙都还没到呢。

孙援越：不管了。

百鸡宴老婆嘟哝着：援越，就你回回都爱多吃多占。

说完，俩人继续去张罗了。

麻袋：援越，你上次在春阳集团入股的那份股金还没交呢，我可已经把红利都给你了，这次你要扩股，我不好向股东们交代啊。

孙援越：麻袋，我这不手头紧吗，你先给垫着，过段时间，我连上次的股金一块儿给你，你还信不过我吗？

麻袋：既然这样，那这次的红利就先不给了，你股金什么时候交，我什么时候再补给你。

孙援越：我说麻袋，你现在做企业越做越大了，还在乎这点吗？我这一小干部，发家致富这档子事，可全指望你了。

麻袋：援越，摊上你这个兄弟，我认了，不过，我托你那事，你得认真给我办好，这时间已经很紧了。

孙援越：张局长都答应了，不过你这打点的钱还得追加点，不多，五万。

麻袋：这个没问题。

这时候，远处传来汽车的声音。

百鸡宴夫妻从屋子里出来：来了来了！

一会儿，人齐了。露天空地，满满两桌人。

刚刚破了大案的劳力神采飞扬，大声问道：各位师哥师姐，今晚怎么个喝法？

白良：我提议，老规矩！

大伙心领神会：一，二，起！

合唱《美丽鲜花在开放》……

唱到了一半，孙援越喊道：停！别唱了，别唱了，我觉得，少了黑皮这大嗓门，这歌的味道就不对。

劳力：是啊，黑皮去哪儿了？

没人吱声，大家怕刺激白良。白良倒装作满不在乎：跑到欧洲去了！

劳力：欧洲，生意做到国外去啦？

孙援越：白良，黑皮那事儿进展得怎么样了？今天可是情人节。

白良：什么事儿？

孙援越明知故问：别装糊涂，就是去追叶果那事啊，是不是看黑皮去欧洲了，自己心理不平衡了？

白良：你这人，就是看我难受，心里就高兴是吧？

麻袋：援越，你小子过了！别哪壶不开提哪壶！

劳力：援越也就这德性，白良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

孙援越：这有什么的啊，就开玩笑，你不说，我自己问。

孙援越说完，他把麻袋手机拿出来，按号码。麻袋：你拿我手机干吗？

孙援越：国际长途，替我省点钱啊，别心疼。

大伙嚷嚷：援越，开响点，听不见。

白良故意装作不关心，但支着耳听。劳力一把夺过手机，打开免提开关，宣布：今天是情人节，大家接听手机，都得开免提，有什么情人啊小蜜的，都不准藏着掖着，让大伙公开监督！

大伙齐喊：好，谁不开谁是孙子！

七

忙碌了一天，总算是闲了，叶果在沙发上躺了下来。一躺下，就想起姑妈，于是又悲戚起来。她觉得这样下去不行，否则今晚又会是通宵失眠，于是她努力去想别的事情。脑海中就突然跳出了黑皮。从两个月前第一眼见到黑皮起，她就知道他此行所来为何。十几年未见的同学情分，让她不能冷淡他，但黑皮的所思所想，让她感动之余，又好气又好笑。因此，她尽量少见黑皮，让他自己察觉到后，断了非分念想。基于这样的想法，姑妈去世的事，她就没有告诉黑皮。

突然，门铃响。叶果一跃而起，打开房门，看到来人穿着打扮一新的黑皮。真是怕什么来什么。

叶果感到今天的黑皮和平时判若两人，她颇觉滑稽：建军，你这是干吗？

黑皮进门，神情庄重，他从身后拿出一枝玫瑰花，单膝跪地，有些结巴地说：情人节鲜花，请接受我的玫瑰。外边还有一车，都，都献给你！

叶果蒙了，半晌才反应过来，她慌不迭地拒绝：玫瑰，建军，我们是朋友，最好的朋友，但这个我不能接受。建军，你还是回去吧！

黑皮有些急了：你这样也太直接了吧？

叶果强作笑颜：建军，别胡闹了，还是赶紧回去吧！

黑皮：叶果，我这人你还不是不了解？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不到黄河不死心，你要是不收下，我真就不走了。

叶果耐心地劝：建军，别跟小孩子一样了！

叶果说着把黑皮拉起来。黑皮：你别赶我走啊？

叶果恼了：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！说完，转身走进里面的房间。这时候，黑皮的电话响了。黑皮接通电话：喂！

劳力：黑皮，我劳力，在欧洲呢？

黑皮：我在维也纳。

劳力：我们都在百鸡宴这儿呢，就差你了，大伙都要你唱《美丽鲜花在开放》这首歌，没你不行。

孙援越凑过去：黑皮，你找到叶果了吗？我们都在这儿听你好消息呢！

黑皮愣了一会儿，心一横，轻声撒谎：今天我带着九十九朵玫瑰去找叶果，我成功了，我现在就在叶果家呢，我要娶叶果，我们要去维也纳最大的教堂，举行结婚，最盛大的婚礼……

叶果铁着脸从里面出来，黑皮急忙关了手机。

黑皮的电话莫名其妙地断了。大家都愣了，都不吱声地看着白良。白良喝下一杯酒，望着夜空，苦笑。孙援越乘胜追击：白良，听见没。没希望了，绝对没希望了。有钱就是好，你看，黑皮想到欧洲追叶果，抬屁股走就得了，有钱呀！你呀，也不照照镜子！整个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，傻呆去吧，凉快去吧！

白良腾地跳起，朝孙援越扑去。俩人撕扯。众人急忙拉架。孙援越：嘿，你吃黑皮的醋，怎么吃到我头上来啦！有种，你来呀，你！

白良继续扑去，不小心把头磕在桌上，头破血流。劳力上前捂住白良的伤口，一看：没事没事，百鸡宴，你这有创可贴吗？

百鸡宴急忙应：有有，我这就去拿。

麻袋：援越，你妈的别惹事了你。

孙援越嚣张地说：嗨，活该，为说话治气，真不是爷们。有种你上来练练。别装死狗！忽然，他捂着肚子蹲下，哎哟直叫：怎么一不留神就拉出来了呢，茅房、茅房在哪？

孙援越急急地向茅房跑去。麻袋哈哈大笑：妈的，你小子作恶太多了，也有屁滚尿流的时候！

孙援越提溜着裤子有气无力地走过来。劳力哈哈大笑：援越，你有完没完，这都上了十几回茅房啦！

麻袋：这就是多吃多占的下场！

孙援越一指百鸡宴：妈的，你这鸡肯定有问题！

百鸡宴不禁扭头盯着老婆。他老婆心虚地说：不会的，我可从来不会用死鸡做烧鸡的。

大伙：啊，死鸡！

孙援越狂吐。百鸡宴腾地站起。她老婆一看不对，扭头就跑，他追了过去。

白良：百鸡宴，打老婆不是男子汉！

劳力：老婆不能打！天底下最亲的就是老婆。突然，他手机响了。

麻袋：规矩，开免提！

劳力边开边说：那是，接受大伙监督。嗯，省城来的。大伙听吧。

省城某宾馆的套房内，劳力妻子和一中年男子衣裳不整地坐在沙发里有些狼狈的样子。一位妇女，一看就是中年男子的妻子，她激动地在打手机：劳力吗？我是孙红，你老婆和我老公情人节在开俩人派对呢。这会儿，被我堵在宾馆房间里。

劳力妻子对妇人说：电话给我吧，我自己对他说。

劳力妻子从孙红手中接过电话，颤抖着说：劳力，我一直在骗你，我现在已经不爱你了，我们离婚吧。

开着免提的手机里传来异常清晰的劳力妻子的声音。劳力当场惊呆了，手机“砰”地掉在地上。大家也呆若木鸡。半晌，孙媛越缓缓系着裤带，两眼茫然看看天空，喃喃地说：这情人节，过得可真他妈的有意思！他伸手折了一只烧鸡翅膀，偷偷用餐巾纸包了。

路上，白良和劳力互相搀扶着。一辆接一辆的出租车停下，他俩都没有要叫车的意思。白良：劳力，你给我挺住！天下好女人多的是！

劳力无语，阴沉着脸。白良：劳力，你怎么这熊样！你得说句话呀！

又一辆车子驶过，劳力伸手拦下。上车。白良：劳力，你听哥说……

劳力冷冷地说：哥，我还有任务。

出租车绝尘而去。白良大叫：你，你怎么把我甩下了啦？

八

深夜了，石燕还在白良宿舍门口等待着。白良酒意浓浓地回来了。石燕急忙搀扶白良：师傅，你喝多了？

白良：还没多，你在这儿干吗呢？

石燕有些委屈地说：人家在这儿等你一晚上。

白良开门，石燕跟在后面，进门后把门带上，把锁“吧嗒”一声反锁上。白良听到锁门的声音，有些紧张地看着石燕。石燕故作轻松地说：没什么，师傅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。